

We'll go no more
by George Gordon

我们将不再去
所以，我们将不再去
这么晚直到夜

虽然两心还为此
还总是这

孙大雨
著

诗 · 诗论

因为剑刃比剑
魂比胸膛
心比歌下来
爱情本身要

虽然这夜晚
白晝回来
可是我们将
在这良夜

上海三联书店

夜未央：夜已
绸缪：即缠

I227
761

诗·诗论

孙大雨 著



上海三利书店

I227
761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诗·诗论/孙大雨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2013.

ISBN 978-7-5426-4385-8

I. ①诗… II. ①孙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诗歌评论—中国—当代—文集 IV. ①I227 ②I207.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227931 号

诗·诗论

著 者 孙大雨

责任编辑 钱震华

特约编辑 蓝 漪

装帧设计 鲁继德

责任校对 童蒙志

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

(201199)中国上海市都市路 4855 号

<http://www.sjpc1932.com>

E-mail: shsanlian@yahoo.com.cn

印 刷 江苏常熟市东张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40×960 1/16

字 数 260 千字

印 张 16.75

书 号 ISBN 978-7-5426-4385-8/1·769

定 价 48.00 元



孙大雨（时年三十岁）

前 言

孙大雨教授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,在北京清华读书时期,曾加入堪称中国第一个校园纯文学团体——清华文学社,其时学长闻一多将他誉为诗坛的“清华四子”^①之一。后来,徐志摩把诗集《猛虎集》送赠他时,在扉页上题签了“大雨元帅正之 小先锋志摩”的字样。诚如现代文学研究学者陈子善所言:“翻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,孙大雨(1905—1997)的名字虽然还不及闻一多、徐志摩响亮,但他也是‘新月派’的重要成员,他的新诗理论和创作实践同样成绩卓著,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也独树一帜,决不在朱生豪、梁实秋等人之下。”^②

在1919年“五四”运动时期,白话文兴起,新诗也应运而生。自新诗诞生以来,有自由体与格律体两种流派。主张写自由体新诗者,有人认为不必有任何形式,爱怎么写就怎么写,姚雪垠甚至说:“……写新诗……不管几字一句的成规,都得打破……。”^③事实上新诗也不存在什么“几字一句”的“成规”。但是,任何事物毕竟形式还是必须要有的,新诗把白话文分行就是形式。没有形式,没有规范,就不成方圆。旧体诗词中有四言、五言、七言以及长短句的词等形式,每行规定字数,有平仄等严格的韵律,这种规范使得个别诗体易于识别,并将诗词与一般的古文区别开来。当然,旧体诗词的规范显然已不适合在新诗中沿用。现代文学中有小说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戏剧、诗歌等各种形式,而新诗似应有自己的独立的品质和表现形式,似乎不能仅仅满足于将白话文行了事。格律体新诗的倡导者,则在不断地尝试、探索新诗所应有的形式与规范。惜乎从新诗诞生至今近百年来,新诗应该用什么形式来写,

要不要有格律,至今尚无定论。换言之,新诗迄今还没有普遍认同的真正定型,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。

孙大雨可谓“新诗也必须有格律”的坚定倡导者和毕生实践人。他在《格律体新诗的起源》^④一文中曾说:“初期写相当数量的新诗、出诗集的如胡适、康白情、俞平伯、郭沫若等,都注意到要挣脱文言文旧诗五言、七言、乐府等传统格律的束缚,但并没有怎样注意到要建立新诗所应有的自己的格律。以胡适为例,他曾对我坚决表示过新诗不应当有什么格律,他认为那种想观摩近、现代英、法、德文诗歌文学的格律机构,作为参考,以建立我们自己的汉语白话新诗的格律,就是误入歧途,‘缠外国小脚’。但我……却就不以他的这一主张为然,……我感觉到要用以华北为首的广大地区的口语或‘白话’来写作我们的新诗,当然要挣脱文言文的句法结构及惯用的辞采,而且还应当博采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动、思维、快意、感受、悬念、企盼和可能想象到的一切,凝练成一个个语辞单位,加以广泛应用,以充实我们的表现力。并且应该,也完全可以借鉴外国诗歌文学的格律机构,作为参考,以创建我国白话新诗的格律。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,1925年夏,他留学美国之前在国内游历期间,到浙江海上普陀山佛寺园通庵客舍里去住了二个来月,想寻找出一个新诗所未曾有而应当建立的格律制度,结果被他找到了。接着在1926年4月10日,他在北京《晨报·诗镌》上发表了一首意大利体十四行诗《爱》,公开实践了他以语辞音组的进行造成诗歌节奏的具体行动。此时他已有意识地运用二、三个汉字成一个单位,积五个单位成一诗行;但他当时尚未将这样的单位定名为“音组”。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在徐志摩主编的新月《诗刊》第二期上发表了试译莎剧《黎琊王》(*King Lear*)一节译文的说明里,才首次提出了“音组”(字音小组)的命名。

自《爱》问世以后,他又陆续创作发表了《诀绝》、《回答》、《老话》以及长诗《自己的写照》等一系列格律体新诗。虽然他创作的新诗为数不多,但正如周良沛所说:“中外古今,诗文从来都不是以量取胜得的。”朱自清评论《纽约城》“这首短诗正可当‘现代史诗’的一个雏形看。”唐弢特别推崇《诀绝》,他说:“我爱闻一多的《奇迹》,孙大雨的《诀绝》……”梁宗岱称赞“孙大雨把简约的中国文字造成绵延的十四行诗,其手腕已

有不可及之处。”卞之琳说：“也只有孙大雨写了几首格律严整的十四行诗。”陈家梦评价“《自己的写照》是一首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，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。”徐志摩谓：“孙大雨创作的《自己的写照》长篇无韵体，每行四个音组”，他认为这个尝试是比较成功的。朱光潜也说：“有一派新诗作者，在每行规定顿数，孙大雨《自己的写照》便是好例。”台湾诗人痖弦更高度评价《自己的写照》“确是中国早期新诗坛一座未完工的巨大纪念碑，作者气魄的雄浑，与笔力的深厚，一反新月派（虽然他自己属于新月派）那种个人小情感的花拳绣腿，粗浮的感伤，和才子佳人式的浪漫腔调。他以纽约城的形形色色，用粗犷的笔触，批判地勾绘出现代人错综意识的图像，为中国新诗后来的现代化倾向，作了最早的预言。在那个时代里，不仅是新月派，就连文学研究会诸子及创造社的诗人群，也很少有如此阔大雄奇的手笔。仅以这首诗的艺术手法来论，个人甚至认为即使徐志摩、王独清等人也无法与之抗衡。”^⑤他呼吁“应给予应得的艺术评价和地位。”

20世纪30年代，他又把兴趣转移到了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方面，莎氏晚年的作品基本上都是用素体韵文(blank verse)写的，可称为戏剧诗或诗剧。他一生共翻译了《罕秣莱德》、《奥赛罗》、《黎琊王》、《麦克白斯》、《暴风雨》、《冬日故事》、《罗密欧与璐丽晔》和《威尼斯商人》等八部莎剧力作，都是以他创建的音组理论，用汉字音组对应莎剧原文诗行中的音步而逐译的，莎剧原文每行五个英文音步，他的译文每行恰为五个汉字音组。粗略估计，他一生中创作与翻译的诗行，约有三万行之多。

除了格律体新诗的创作与翻译的实践之外，他在新诗格律理论上也建树卓著。《论音组》以及《诗歌的内容与形式》是他诗歌理论的代表作。《论音组》是他创作了一系列格律体新诗以及翻译莎剧《黎琊王》后，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撰写的，这样他就把格律体新诗的实践进一步提升到理论的高度。《诗歌的内容与形式》则写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，当时已与上海某出版社签订出版合同，后因反右运动的开展而夭折；好在这部书的核心部分《诗歌的格律》已在《复旦学报·人文科学》1956年第二期和1957年第一期上发表。

这里需要说明的是，《论音组》作者原拟作为“莎译导言”附录在《黎

琊王》书内的。1935年在胡适主持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，他翻译了莎剧《黎琊王》。由于抗日战争，耽搁多年之后，《黎琊王》上、下两册集注本在1948年才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得以出版。《黎琊王》可说是中国第一部以诗译诗、用格律韵文翻译的莎剧。从该书译序中知道，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，作者寄放在香港友人家中的《论音组》原稿和清样，在香港沦陷时被焚毁，所以未能作为附录收入该书内。这就是《论音组》一直没有面世的缘由。可是在他晚年逝世前不久，在编选《孙大雨诗文集》搜集资料的过程中，意外地得到了《论音组》的商务铅印清样残篇，这部分业已收入《孙大雨诗文集》^⑥中。而在他逝世后整理遗物时竟又觅到另外一部分清样，发现它与前一次的清样是衔接的，只是正文末尾有残，好在比照注释部分，最后一个注释——注126已在正文末尾出现，据此估计正文的缺失当甚少，似已能反映出作者有关音组理论的概貌。

本书前半部分所选辑的为作者早年创作的格律体新诗十四首；后半部分则为诗论，涉及新诗创作的音组说、诗歌格律理论，以及有关英诗中译、中国古典诗歌英译、莎士比亚诗剧翻译等方面的论述。本书作者毕生的著译绝大部分与诗紧密相关，本书的出版可视为作者诗歌文学活动的一个小结。

2002年第三期《文艺理论研究》杂志上发表了新诗研究家许霆教授撰写的《论孙大雨对新诗“音组”说创立的贡献》，这一长篇论文对有关格律体新诗的音组理论和实践有精辟的研究、分析与论述，征得作者的同意，现将此论文作为附录收入书内。

光阴荏苒，孙大雨教授于1997年1月5日仙逝，距今已有十六个年头。在他逝世后我即着手收集资料，汇编成本书亦已经年；但宥于近年来新诗、诗论似有式微趋势，故只能把书稿束之高阁。直到最近，得到上海三联书店的垂青，本书才终于得有机会顺利出版，了却我的心愿。在此，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忱！

孙近仁

2013年6月23日

[注释]

- ① 清华四子：朱湘子沅、饶孟侃子离、杨世恩子惠、孙大雨子潜。
- ② 《新诗先驱的成就和遗憾》，《深圳商报·文化广场》，1998. 8. 13。
- ③ 《诗刊》1978年第十二期。
- ④ 《文艺争鸣》1992年第五期。
- ⑤ 《未完工的纪念碑》，台湾《创世纪》，第30期，1972年9月。
- ⑥ 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初版。

目 录

上 篇 诗

爱	3
海上歌	4
纽约城	6
一支芦笛	7
诀绝	9
回答	10
老话	11
招魂	12
惋惜	13
自己的写照	14
遥寄(四首)	29

下 篇 诗 论

论音组	35
诗歌的内容与形式	89
随 笔	171
我与诗	171
格律体新诗的起源	173
诗韵自述	176

诗歌翻译论述	181
略谈英诗中译的艺术	
——评《新译英国名诗三篇》举例	181
关于以格律韵文英译中国古诗的几点具体意见	190
关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几个问题	205
莎士比亚戏剧是话剧还是诗剧?	212
莎译琐谈	233
附录 论孙大雨对新诗“音组”说创立的贡献	许 霆 243

上 篇

诗

爱

往常的天幕是顶无忧的华盖，
往常的大地永远任意地平张；
往常时摩天的山岭在我身旁
峙立，长河在奔腾，大海在澎湃；

往常时天上描着心灵的云彩，
风暴同惊雷快活得像要疯狂；
还有青田连白水，古木和平荒；
一片清明，一片无边沿的晴霭；

可是如今，日夜是一样地运行，
星辰的旋转并非曾丝毫变换，
早晨带了希望来，落日的余辉
留下这沉思，一切都照旧地欢欣：
为何这世界平添一层灿烂？
因为我掌中握着生命的权威！

选自《晨报副刊·诗镌》1376号（1926年4月10日）

* 这是中国自1917年沈尹默、沈兼士、周作人、胡适、陈衡哲、陈独秀、鲁迅、李大钊等开始写白话文新诗以来，第一首有意识写的格律体新诗，每行有五个音组。这是十四行诗在中国的蒿矢。

海上歌

我要到海上去，
哈哈！
我要看海上的破黎。
破黎张着一顶嫩青篷；
太阳出在篷东，
月亮落在篷西，
点点滴滴的大星儿渐渐消翳。

我要到海上去，
哈哈！
我要看海上的风波。
浪头好比千万座高山；
大山是一声喊，
小山是一阵歌，
山坳里不时浮出几只海天鹅。

我要到海上去，
哈哈！
我要游水底的宫廷。
龙皇生满一身的毛发，
鲨鱼披着银甲，

星鱼衔着银灯，
响螺同海蚌在石窟底下吹笙。

我要到海上去，
哈哈！
我要会海上的神仙。
神仙不知道住在何方？
好像是在海上
好像是在天边，——
我寻了许久寻到虚无缥缈间。

选自《新月》月刊二期(1928年4月10日)

* 写作于1926年约八月间，作者乘麦金莱总统号海轮赴美留学途中，时年二十一岁。

纽 约 城

纽约城纽约城纽约城
白天在阳光里垒一层又垒一层
入夜来点得千千万万盏灯
无数的车轮无数的车轮
卷过石青的大道早一阵晚一阵
那地道里那高架上的不是潮声
打雷却没有这般律吕这般匀整
不论晴天雨天清早黄昏
永远是无休无止的进行
有千斤的大铁锥令出如神
有锁天的巨练有银铛的铁棍
辘轳盘着辘轳马达赶着引擎
电火在铜器上没命的飞——飞——飞奔
有时候魔鬼要卖弄他险恶的灵魂
在那塔尖上挂起青青的烟雾一层

选自《晨报副刊·辰星》第三期(1928年10月2日)

* 朱自清评论《纽约城》：“这首诗正可当‘现代史诗’的一个雏形看”。